

吉林大学图书馆藏《遂初堂诗》新考*

吴 航 冯玉洁

内容摘要: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间抄稿本《遂初堂诗》二卷一册,以往研究皆认为系清初学者潘耒作于康熙二十九年的未刊编年诗稿。但综合潘耒行迹、诗稿内容所集中反映的座主门生关系、诸同年关系以及存世史料来看,其作者绝非吴江潘耒,而是长洲尤珍。该本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,并以尤氏祖堂之号“遂初堂”命名,与尤珍之清康熙间精刻本《沧湄诗钞》存在较大的相似性。但刻本按古、近体诗编列,以类相从,删去原稿诗篇多至二十餘首,保存下来的绝大多数诗篇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,从中亦可窥见尤珍修改之心路历程。

关键词:吉林大学图书馆 《遂初堂诗》 潘耒 尤珍

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抄稿本《遂初堂诗》二卷一册,每半页十行十九字,白口,无边栏。卷端题写“遂初堂诗”及“庚午”(即清康熙二十九年,1690)字样,既不署作者姓名,亦不见序跋。从具体写录形式上看,诗稿“玄”、“弦”等字缺笔,“丘”、“历”、“琰”、“宁”等字不缺笔。除钤盖“吉林大学图书馆藏书”印章之外,也无其他藏书钤章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、《中国古籍总目》、《贩书偶记》及《续编》、《清人别集总目》等重要目录学著作,均未著录此书。

该馆研究人员朱永慧女士据诗稿版本特征,鉴定为清康熙间抄稿本,应无疑问;并根据有关资料和诗稿内容,从诗稿作者乡贯吴江、潘耒堂号“遂初堂”、潘耒与诗稿所涉交游人物沈竹西的关系、潘耒《遂初堂诗集》缺少康熙二十九年之篇什而诗稿正是此年之诗文等四个方面着手,最终断定抄稿本《遂初堂诗》的作者是清初吴江学者潘耒,其中收录的七十餘首诗是潘耒未刊之诗

* 本文系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研究直接资助项目“《潘耒诗文集》辑校”(1211)阶段性成果。

稿^①。事实上,此文证据链条看似环环相扣,确凿无疑,其中疑点甚多,经不起推敲,不可遽下定论。笔者整理编校潘耒著作时,颇重视此诗稿。故特撰此文,以作进一步的考察。

一、《遂初堂诗》作者非潘耒考

潘耒(1646—1708),字次耕,号稼堂,江南吴江县(今江苏苏州市)人。他自幼失怙,随母亲吴氏、同父异母的长兄潘柽章(明遗民学者)长大。十七岁时,潘柽章因为湖州庄廷鑑“明史”案牵连,被清廷杀害于杭州弼教坊。潘耒流离失所,隐匿于天平山读书。康熙八年(1679)冬,潘耒从淮阴北上太原,师从长兄挚友顾炎武。康熙十七年(1678),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稳操胜券的同时,诏举“博学鸿儒”制科,并勒令中央大员和封疆大吏多方荐举地方名贤大儒和隐逸之士。其社会影响甚大,全国为之沸腾。当时,潘耒被左谕德卢琦(浙江钱塘人)^②、刑部主事谢重辉(山东德州人)^③交章推荐,以布衣身份应试。次年三月初一日,策试于体仁阁。潘耒初列于一等第五名^④,至发榜时,改列二等第二名。很可能缘于其应制诗《省耕诗》失粘落韵,以“冬”韵误出“宫”韵所致^⑤。按照当时的规定,“举贡出身之推知、教职,革职之检讨、知县,及未仕之举贡、荫监、布衣,俱授为检讨”^⑥。五月十七日,潘耒始以布衣身份授翰林院检讨,入《明史》馆充纂修史官^⑦。

在当时录取的五十位博学鸿儒中,潘耒三十三岁,年龄最轻。因其博学多才,素负盛名,与富平李因笃、秀水朱彝尊、无锡严绳孙,皆以“布衣”跻身清要之地,被世人戏谑为“四大布衣”。嗣后,李因笃陈情辞归,剩下朱、严、潘“江南三布衣”。康熙二十年(1681)二月,三布衣在修史之余,同时被清圣祖玄烨钦

①朱永慧:《新见潘耒未刊诗抄〈遂初堂诗〉》,载《历史文献研究》总第21辑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2年,第353—366页。按:该文作者对此诗稿全文进行整理、标点,附录于文末,颇便于研究者参考利用。后修改为《清代诗人潘耒未刊诗稿考》,刊发于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2年第6期,可能限于篇幅,除引证与沈竹西唱酬之诗篇外,主要附录诗稿篇名。

②参见潘耒:《遂初堂文集》卷九《赠余劬子序》、卷一〇《卢景韩先生五十寿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17册,影印清康熙间增刻本,第540、545—546页。

③潘耒:《遂初堂文集》卷一〇《谢丹枫先生七十寿序》,第546—547页。

④潘耒:《遂初堂文集》卷二〇《祭叶文敏公文》,第34页。

⑤毛奇龄:《制科杂录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271册,影印清康熙间刻《西河合集》本,第647页。又,陈康祺: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一六“康熙朝试鸿博之宽”条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621—622页。

⑥清高宗弘历敕撰:《清朝文献通考》卷四八,《万有文库》本,商务印书馆,1936年影印,考5038页。

⑦《清圣祖实录》卷八一,康熙十八年五月庚戌,中华书局,1985年影印,第1034页。

点为日讲起居注官,入值禁中,敷陈经史,日侍顾问^①。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潘耒出任会试同考官,拔得许汝霖、吴苑等英才十二人^②,在当时参校诸人中,号称“得人最盛”,遂有“真座师”之称^③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潘耒又奉命兼修《清世祖实录》、《清世祖圣训》^④。潘耒在史馆中积极倡言,撰拟《修明史议》、《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》诸创议,负责起草《明史·食货志稿》以及洪武至宣德五朝史稿,于康熙朝官方《明史》修纂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甄别议起,翰林院满洲掌院学士牛钮以“浮躁轻率,有玷讲官”为借口,弹劾潘耒。潘耒镌级之后,暂留京师,让母、妻先归故里。不料,潘母归途染疾,至九月卒,潘耒奔丧归。康熙二十六年(1687),潘耒服丧期满,按例可以赴京补官,但他自知性情刚直,不谐于俗,“特以亲不逮养,故无意赴补,逍遥山水间”^⑤,以成“遂初”之志。康熙二十六年夏至康熙二十七年(1688)夏,潘耒即为江岭之游;康熙二十八年(1689)夏至冬,再为海岱之游;康熙三十年(1691)春至冬,又为台荡之游^⑥。其后十馀年间,外出游历从不间断。从而回归到入仕之前的读书治学、游历山水的生活状态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春,清圣祖第五次南巡,至苏州时,恢复潘耒原官,并赐予手书元代赵孟頫《鱼乐楼》之诗^⑦。康熙四十六年(1707),清圣祖最后一次南巡,四月再抵苏州时,又手书明董其昌字赐予潘耒。时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陈廷敬扈行,

①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九四,康熙二十年二月辛巳、甲午,第1187、1190页。又,《康熙起居注》“康熙二十年辛酉二月”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662页。

②参见潘耒:《遂初堂文集》卷八《许时庵制艺序》、《吴楞香制义序》,卷九《中大夫国子监祭酒吴君墓志铭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17、1418册,影印清康熙间增刻本,第502—504、1—2页。

③钮锈:《觚觔·续编》卷三《事觚·小座师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,第235页。又,朱彝尊:《曝书亭集》卷七六《赠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检讨征仕郎贞靖潘先生墓志铭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16册,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(1714)刻本,第567—568页。

④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一〇七,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丙子,第89页。

⑤潘耒:《救狂后语·再与石濂书》,《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》,影印清康熙间刻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170页。

⑥参见潘耒:《遂初堂诗集》卷首《目录》,第162—178页。

⑦参见沈彤:《果堂集》卷一—《征仕郎翰林院检讨潘先生耒行状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264册,影印清乾隆间刻本,第418—419页。又,翁广平:《道光》《平望志》卷首《宸翰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乡镇志》第13册,影印清光绪十三年(1887)刻本,第37页。

赋诗怀及潘耒,有《维舟怀朱竹垞、潘稼堂》^①、《莺脰湖怀潘稼堂太史》^②诸诗,潘耒酬以《泽州公有莺脰湖见怀之作,依韵奉酬》^③。当在吴江莺脰湖相会时,陈廷敬欲荐潘耒重入史馆,潘耒赋《老马行呈泽州相公》相谢,因自号“止止居士”。次年九月,潘耒辞世,终年六十三岁。

根据上述潘耒的生平履历,我们没有看到潘耒康熙二十六年以后复官任职的历史记载。所以,康熙二十九年(1690)他不可能留在京城,更不可能在京城扈驾、交游学友,唱酬《拟长安蚤春应制》、《驾祀祈谷坛恭纪二首》等诗篇。这是其一。其二,潘耒《遂初堂诗集》缺少康熙二十九年之诗篇,这是此前认定抄稿本《遂初堂诗》系潘耒未刊诗稿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考康熙二十八年冬潘耒结束海岱之游之后,即返归故里,次年少子潘其灿(字景瞻,号朗君)出生^④。此种特殊情况下,潘耒不得外出游历,亦在情理之中。其三,如果诗稿作者是潘耒,诗中交游人物称谓则明显存在问题。比如《潘惕岩招游丰台,未赴却寄,用东坡和秦太虚梅花韵》、《又次惕岩韵二首》、《约诸同年集惕岩斋小饮》诸诗,因潘惕岩系潘耒本家,不当直呼其姓,依例当称“家惕岩”;又如《送徐宫谕典试黔中》一诗,据法式善《清秘述闻》记载,康熙二十九年主持贵州乡试主考官,即右谕德徐嘉炎,字胜力,浙江秀水人。徐、潘同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^⑤,何以不称“同年”,而称之“宫谕”?再如《次韵酬沈竹西见赠二首》诗下原注:“沈系吴江人。”潘耒原籍江南吴江县,如二人同是吴江人,而不称“吾邑”、“吾乡”,显然是有问题的。

以上种种证据,都指向一种结果: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抄稿本《遂初堂诗》二卷,所收七十馀首诗,其作者绝非潘耒。

二、《遂初堂诗》作者考

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抄稿本《遂初堂诗》,既非潘耒所撰,仍需对其作者做进一步的考证。这种考证,若仅仅从外在形式着手,是远远不够的,也似乎不能

①陈廷敬:《午亭文编》卷七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53册,影印清康熙四十七年(1708)林佶写刻本,第74页。

②陈莫纘、丁元正修,倪师孟、沈彤纂:(乾隆)《吴江县志》卷五〇《撰述五·集诗四》引陈廷敬《莺脰湖怀潘稼堂太史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第19册,影印清乾隆十二年(1747)刻本,第253—254页。按:此诗不见于陈廷敬《午亭文编》及《午亭山人第二集》,为其佚诗之一。

③潘耒:《遂初堂诗集》卷一五《老马行呈泽州相公》、《泽州公有莺脰湖见怀之作,依韵奉酬》,第348—349页。

④参见张慧剑: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,第881页。又,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编著:《江苏艺文志·苏州卷》第3册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96年,第2451页。按:两书均引证王豫所辑《江苏诗征》卷三三。

⑤法式善:《清秘述闻》卷三,“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科乡试”,《清秘述闻三种》本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73页。

解决问题。相反,注重诗稿内容的考证,尤其是爬梳诗篇中无意透露出的重要信息,应该还是比较可行的方法。

在这七十余首诗中,“同年”、“座主”等词语一再出现。所以,诗稿作者及其交游关系,尤其是座主门生关系、诸同年关系等值得重点考察。

比如,卷一《潘惕岩招游丰台,未赴却寄,用东坡和秦太虚梅花韵》、《又次惕岩韵三首》、《约诸同年集惕岩斋小饮》,则作者显然与潘惕岩等人为同年友。又,《问树峰病二首》其二原注:“砺岩、惕岩典试未归。”考法式善《清秘述闻》,康熙二十九年山西乡试主考官为翰林院检讨潘麒生,字一韩,江南溧阳人,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进士^①。故所称“典试未归”之“惕岩”,即潘麒生。又如《送金会公归楚,即和原韵十首》,金会公即金德嘉,湖北广济人,亦是康熙二十一年进士^②。又,《中秋后二日,集吴匪庵寓斋,和王薛淀韵》、《薛淀招诸同年宴集》诸诗,诗稿作者与“吴匪庵”、“王薛淀”均为同年友。吴匪庵即吴涵,浙江石门人。康熙二十一年一甲二名进士,授编修。康熙二十七年,充日讲起居注官。次年,迁国子监司业。康熙三十年,授通政使司左参议^③。王薛淀即王九龄,系潘耒同年王頊龄之弟,字子武,江南华亭人,亦是康熙二十一年进士。由庶吉士改授编修。康熙二十四年,充《政治典训》纂修官。次年,以病乞假回籍。康熙二十七年,入京供职。康熙三十年,迁左参议,寻丁父忧归。后历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^④。再如,《张景峰寓斋听钮山人弹琴,限琴字》诗二首,张景峰即张廷枢,陕西韩城人,康熙二十一年进士。康熙三十年,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寻迁侍讲,转侍读^⑤。如此看来,诗稿作者与潘麒生、金德嘉、吴涵、王九龄、张廷枢等人,皆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,康熙二十九年并在京师,已无异议。

诗稿中有两座主。一是“合肥座主”,见《合肥座主招游杨氏园林,限兰亭流觞为韵四首》、《再限前韵四首》诸诗。考法式善《清秘述闻》,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会试正、副主考官,有黄机、朱之弼、李天馥、陈廷敬四人^⑥。黄机系浙江钱塘人,朱之弼系顺天大兴人,李天馥系河南永城人,陈廷敬系山西泽州人,无

①法式善:《清秘述闻》卷三,“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科乡试”,第72页。

②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卷七一《文苑传二·金德嘉传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5798页。
按:此传原文“康熙二十年”后脱去“一”字。朱保炯、谢沛霖编: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,第2280、2664页。

③李桓:《国朝耆献类征初编》卷六〇引清国史馆编《汉名臣传·吴涵列传》,清光绪年间刻本。

④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卷一〇《大臣画一传档正编七·王頊龄传》附《王九龄传》,第697页。

⑤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卷一三《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·张廷枢传》,第917页;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二六四《张廷枢传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9926页。

⑥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一〇一,康熙二十一年二月甲申,第11页。又,法式善:《清秘述闻》卷二,“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会试”,第59页。

一人籍贯署为“合肥”。检《清史列传》、《清史稿》虽称李天馥籍贯为河南永城，但李氏实是合肥人，主要是因为“明季流寇剽掠江淮间，合肥被陷，公随两大人仓皇避难……始，公家有别子占卫籍永城，故公即以其籍登顺治丁酉乡荐”^①。故嘉庆《合肥县志》称李天馥“籍隶河南永城，合肥人也”^②；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亦称：“李天馥，字湘北，号容斋，合肥人，河南永城籍。顺治十五年进士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。”^③则“合肥座主”正是李天馥其人。李天馥《容斋千首诗》现存当时所赋《上巳游杨园，招馆中诸同仁宴集，各限五言近体四首，以兰亭流觞为韵》三首^④。当时与作者偕游之同年友人，亦多唱酬之作，如吴苑赋《上巳，合肥相公席上作，以兰亭流觞为韵四首》^⑤，张廷枢赋《上巳日，大司马李老夫子招游郭西杨园，命赋五言诗，限兰亭流觞四韵》^⑥，等等。

另一是“石门座主”，屡屡见诸《积雨，次石门座主韵三首》、《再次前韵三首》、《盆菊，次石门座主韵二首》、《丰台菊花歌，次石门座主韵》等诗篇。从籍贯上来说，所谓“石门座主”，很可能不是上述康熙二十一年会试主考官的另外三人。检法式善《清秘述闻》，在康熙二十一年之前，乡、会试考官籍贯署为浙江石门者仅有一人，即康熙十四年乙卯（1675）科江南乡试副考官劳之辨^⑦。据此，诗稿作者很可能是康熙十四年江南省中式举人。

合而观之，诗稿作者为康熙十四年江南省举人、康熙二十一年进士。检康熙《江南通志》，符合上述条件者，共有钱士鋐（吴江人）、王国彦（泾县人）、李岳颁（吴县人）、刘洛中（山阳人）、尤珍（长洲人）、许嗣隆（如皋人）等六人^⑧。诗稿中有《张景峰寓斋听钮山人弹琴，限琴字》其二原注：“钮系吾乡洞庭山人。”按

①钱仪吉：《碑传集》卷一三引韩葵撰《光禄大夫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文定公天馥墓志铭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326页。

②左辅等纂修：（嘉庆）《合肥县志》卷二四《人物传》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安徽地方志辑》第5册，民国九年（1920）合肥王揖唐今传是楼据清嘉庆间刻合肥李国松集虚草堂藏本影印，第246页。

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：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（稿本）》第36册，齐鲁书社，1996年影印，第512页。

④李天馥：《容斋千首诗》卷四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38册，影印清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刻本，第80页。

⑤吴苑：《北影山人集》卷六《桥门集·上巳合肥相公席上作，以兰亭流觞为韵四首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46册，影印清康熙间刻本，第673页。

⑥张廷枢：《崇素堂诗稿》卷二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8辑第17册，影印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吉大泰刻本，第692页。

⑦法式善：《清秘述闻》卷二，“康熙十四年乙卯科乡试”，第48页。按：劳之辨，字书升，浙江石门人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进士。事具《清史稿》卷二八六《劳之辨传》。

⑧参见王新命、薛柱斗修，张九征、陈焯纂：（康熙）《江南通志》卷三一《选举三·进士》、卷三二《选举四·举人》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省志辑·江南》第2册，影印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刊本，凤凰出版社，2011年影印，第698—699、716页。

洞庭山分为东、西二山,在太湖中,隶属苏州府。又有《梦游渔洋山作歌,用放翁临别成都帐饮万里桥韵》一诗,咏及其家山渔洋山。考渔洋山亦在苏州府境内,“山在太湖滨,……登山之巅,全见太湖。湖中群峰罗列,近而最大者为西洞庭,相望者为东洞庭”^①。足证诗稿作者籍隶苏州府,很可能是钱士鉉、李岳颀、尤珍三人之一。考查范围的逐渐缩小,有利于进一步考证诗稿作者。李岳颀于康熙二十一年考中进士后,复姓孙,字云韶,号树峰。历官至礼部侍郎。擅长书法,“书法出入米襄阳、赵文敏,后专师董华亭”,一时御制碑版,多其手书^②。著有《墨云堂集》^③。而《遂初堂诗》卷二有《问树峰病二首》、《树峰久病,诗以讯之》诸诗,即诗稿作者慰问孙岳颀之诗篇。所以,诗稿作者绝不是孙岳颀,很可能是钱、尤二人之一。据前文所述,诗稿作者不是吴江人,又排除钱士鉉的可能性,则作者很有可能是尤珍。又,诗稿中有诗《送求儿南归二首》,则作者之子有名求者。检沈德潜所撰《宫赞尤先生墓志铭》,称尤珍有子三人,长子为尤世求^④,即是该诗题所谓“求儿”之人。综合以上证据,诗稿作者为尤珍,抄稿本《遂初堂诗》二卷为尤珍所撰,基本可以确定。

尤珍之所以将此诗稿命名为《遂初堂诗》,大概与其远祖尤袤有关。尤袤为南宋政治家、诗人、藏书家,与杨万里、范成大、陆游齐名,并称“中兴四大诗人”;尝取孙绰《遂初赋》以自号,宋光宗赵惇手书“遂初堂”匾额赐之。其后,尤袤著述多以此命名,如《遂初小稿》六十卷、《遂初堂书目》一卷,又有《内外制》三十卷、《梁溪集》五十卷等^⑤。然时移势迁,其书散佚殆尽。至清康熙年间,尤珍之父尤侗举博学鸿儒,官翰林院侍讲,“自以为袤之后人,因哀辑遗诗”,编成《梁溪遗稿》一卷^⑥。故“遂初堂”为尤氏祖堂,尤珍以之命名其诗稿,可谓渊源有自。

三、尤珍生平著述及《遂初堂诗》存诗考

尤珍生平行迹,《清史稿》不著,而《清史列传》则附诸其父尤侗传之后,实

①沈德潜:《归愚文钞》卷九《游渔洋山记》,潘务正、李言编校《沈德潜诗文集》本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年,第1260页。

②李光祚等修纂:(乾隆)《长洲县志》卷二五《人物志四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第13册,影印清乾隆十八年(1753)刻本,第316页。又,窦镇:《国朝书画家笔录》卷一《陈元龙、孙岳颀》,清宣统三年(1911)校印本。

③雅尔哈善、习隽修纂:乾隆《苏州府志》卷七六《艺文二》,清乾隆十三年(1748)刻本,中国国家图书馆藏(索书号:地220.175/134)。

④沈德潜:《归愚文钞》卷一七《宫赞尤先生墓志铭》,第1420-1422页。

⑤参见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三八九《尤袤传》、卷二〇四《艺文志三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1929、5147页。

⑥永瑆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九《集部·别集类一二·梁溪遗集》,中华书局,1965年影印,第1369页。

际上是据沈德潜《宫赞尤先生墓志铭》删润而成。

尤珍字慧珠,一字谨庸,号沧湄,一字谨坊,江南长洲县(今江苏苏州市)人。生于顺治四年(1647),卒于康熙六十年(1721)。康熙十四年举人。康熙二十一年进士^①,改翰林院庶吉士。散馆,授编修。康熙二十七年(1688),充会试同考官。寻充《大清会典》、《明史》、《三朝国史》纂修官、日讲起居注官。尤珍在《明史》馆,负责纂拟《后妃传》、《隐逸传》^②。后迁右春坊右赞善,不久以养亲归。

至其著作,诸家所述,偶有不同。沈德潜《宫赞尤先生墓志铭》称著有《沧湄类稿》五十六卷、《晬示录》二十卷。《清史列传》本传因袭著录,称《晬示录》二十卷、《沧湄札记》(一名《介峰札记》,不著卷数)之外,又有《沧湄类稿》五十卷^③。乾隆《苏州府志》著录为《晬示录》三十卷、《沧湄类稿》六十三卷^④。

今所见尤珍诗文集主要有两种版本:一种是《沧湄诗钞》六卷,清康熙间精刻本,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,已影印入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八辑第23册,流传较广。此本卷首依次冠徐乾学、周金然、金德嘉、唐甄、郑昱、沈德潜诸序。另一种是《沧湄类稿》四十五卷,包括《沧湄诗稿》三十卷、《补遗》三卷、《别稿》二卷、《文稿》六卷、《介峰札记》四卷,系清康熙五十三年(1714)尤珍自刻本,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其中,《沧湄诗稿》上起康熙元年(1662),下迄康熙五十二年(1713),卷首所冠序文,与前本不同,依次为彭定求、金德嘉、周金然、唐甄、郑昱等序;尤珍自订为《静啸集》、《瀛洲集》、《陟岵集》、《石渠集》、《病坊集》、《南陔集》、《瞻云集》、《宝砚斋集》;《补遗》则名《村笥集》^⑤。

经过初步的比对,笔者发现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抄稿本《遂初堂诗》二卷,

①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卷七一《文苑传二·尤侗传》附《尤珍传》,第5783页。按:原文误作“康熙二十年进士”,当为“康熙二十一年进士”。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三“尤珍”条,亦因袭其误。特此说明。

②邓之诚: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三,“尤珍”条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320页。按:邓之诚称尤珍《沧湄文稿》,“不独《通鉴讲义》、《明史·后妃传》、《隐逸传》未刻,即《札记》亦有目无书。以目中所列‘嗣刻’、‘补遗’各文,今皆在此本第六卷,可以知之”。是则尤珍入《明史》馆,负责草拟《后妃传》、《隐逸传》。朱端强《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》(中华书局,2004年)、段润秀《官修〈明史〉的幕后功臣》(人民出版社,2011年),虽著录尤珍参修《明史》事,均未述及其分任之具体职掌。

③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卷七一《文苑传二·尤珍传》,第5783页。

④雅尔哈善、习隽修纂:《乾隆》《苏州府志》卷七六《艺文二》,清乾隆十三年(1748)刻本。按:《晬示录》三十卷原注:“纂先儒格言。”《沧湄类稿》六十三卷原注:“《诗(稿)》四十一卷、《文(稿)》六卷、《札记》六卷。”应作五十三卷,不当作六十三卷,未知何故。(同治)《苏州府志》卷一三七《艺文二》因袭著录,而删去《晬示录》原注。

⑤参见柯愈春: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卷一二,北京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319页。按: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卷一四,称《沧湄别稿》二卷即《静啸词》。

在诗题上与尤珍《沧湄诗钞》有较大的相似性。参见以下两表：

表1:《遂初堂诗》卷一与《沧湄诗钞》对照表

《遂初堂诗》卷一	尤珍《沧湄诗钞》
《拟长安蚤春应制》	卷四《拟长安蚤春应制(原注:庚午)》
《驾祀谷坛,恭纪二首》	卷四《圣驾祀祈谷坛,恭赋二首》
《诸同年约游南庄,未赴,和韵》	
《合肥座主招游杨氏园林,限兰亭流觞为韵四首》	卷四《座主合肥李公招游杨园,限兰亭流觞为韵四首》
《再限前韵四首》	卷四《再限前韵四首》
《潘惕岩招游丰台,未赴却寄,用东坡和秦太虚梅花韵》	卷一《潘惕岩招游丰台,未赴却寄,用东坡和秦太虚梅花韵(原注:庚午)》
《又次惕岩韵二首》	
《送徐宫谕典试黔中》	
《约诸同年集惕岩斋小饮》	卷一《约同年集惕岩寓斋小饮》
《题黄山图,用昌黎送盘谷子韵》	卷一《题黄山图,用昌黎送盘谷子韵》
《寄怀侯暗公、王次崖、徐北志、赵侣台》	
《喜雨二十韵》	
《乞米》	卷四《乞米》
《看囊》	卷四《看囊》
《久雨》	
《积雨,次石门座主韵三首》	
《再次前韵三首》	
《送金会公归楚,即和原韵十首》	卷四《送金会公检讨归楚,次韵八首》
《次韵酬张慎庵太史》	
《中秋后二日,集吴匪庵寓斋,和王薛淀韵》	卷四《中秋后二日,吴匪庵招同年小集》
《张景峰寓斋听钮山人弹琴,限琴字》	卷四《张景峰寓斋听钮山人弹琴,限琴字》
《明月篇》	卷一《拟明月篇》
《瞻庭有邻树、邻钟二咏,次韵奉和二首》	卷四《邻树,次瞻庭韵》 卷四《临钟,次瞻庭韵》
《送求儿南归二首》	

表2:《遂初堂诗》卷二与《沧湄诗钞》对照表

《遂初堂诗》卷二	尤珍《沧湄诗钞》
《九日,偕诸同年集崇效寺,限重阳登高为韵四首》	卷四《九日,景峰招同年集崇效寺,限重阳登高为韵四首》
《问树峰病二首》	
《次韵酬沈竹西见赠二首》	
《诸同年集瞻庭寓斋,留赠二首》	卷一《彭瞻庭寓斋小集二首》
《红叶,次瞻庭韵二首》	卷四《红叶,次瞻庭韵二首》
《盆菊,次石门座主韵二首》	
《丰台菊花歌,次石门座主韵》	
《薛淀招诸同年宴集》	卷一《王薛淀招同年宴集》
《竹西见赠古诗,走笔奉酬,即次来韵》	
《寒夜寄竹西》	卷一《冬夜寄沈竹西》
《树峰久病,诗以讯之》	卷一《孙树峰久病,诗以慰之》
《雪后竹西见过,不值却寄,用昌黎酬司门卢云夫院长望秋韵》	卷一《雪后竹西见过,不值却寄,用昌黎酬卢云夫望秋韵》
《梦游渔洋山作歌,用放翁临别成都帐饮万里桥韵》	卷一《梦游渔洋山,用放翁临别成都帐饮万里桥韵》
《读渔洋诗集二首》	

通过上述两表,笔者更加肯定: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抄稿本《遂初堂诗》所收作于康熙二十九年的七十馀首诗,不是潘耒的未刊诗稿,而是尤珍的诗作。

考尤珍于康熙二十九年刊行编年诗集《偶吟集》,上起康熙二十一年壬戌(1682),下迄康熙二十八年己巳(1689)^①。届时,他很可能亦将是年篇什按时间先后加以编排,并以其祖堂之号“遂初堂”,命名其诗稿为《遂初堂诗》,但是否依样刊刻,因文献无征,不得而知。及后来精选编刻《沧湄诗钞》时,则按古、近体诗,以类相从。同时删削了诗稿中的部分诗篇,诸如《诸同年约游南庄,未赴,和韵》、《又次惕岩韵二首》等,多至二十馀首。而保存下来的绝大多数诗篇,不管是诗题还是诗文,或斟酌字句,或删抹改换,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动。试举两例以对勘、说明之。

先以《遂初堂诗》卷一《中秋后二日,集吴匪庵寓斋,和王薛淀韵》为例。其诗云:

^①参见孙殿起:《贩书偶记》卷一四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358页。按:《偶吟集》,四卷一册,清康熙二十九年(1690)刊本,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为:20567)。

三秋边半好开筵，节后清辉一样圆。共喜良宵堪坐月，相于胜友欲忘年。

长腰米熟餐应饱，巨口鲈烹味更妍。何事莲灯正高照，恍疑玉局夜中宣。

尤珍刻入《沧湄诗钞》卷四时，不仅将诗题改作《中秋后二日，吴匪庵招同年小集》，还对诗文动了一番“手术”。此诗云：

三秋边半正开筵，望后清辉一样圆。共喜良宵堪坐月，相于好友欲忘年。

长腰米熟餐应饱，巨口鲈烹味更鲜。倚醉裴回风露下，天香飘自五云边。

修改后的新诗题，虽突出同年友人吴涵（上年升任国子监司业）的主动邀集，但并不能像原诗题那样准确地反映作者与王九龄的唱和情况。当然，诗文的具体修改，比如改“好”字为“正”字，说明开筵的及时性；改“节后”为“望后”，突出记时的准确性；“味更妍”改为“味更鲜”，则更符合常理，也更准确；“胜友”本指高明的朋友，此处改为“好友”，有待琢磨。而最后一韵全然改换，修改幅度较大。“裴回”即“徘徊”，“五云边”诸词，写出了作者醉酒后悠然自得、清闲放松的心理活动，较原诗句更具意境之美。显示了作者不断推敲以求精进的思考过程。

再如，《遂初堂诗》卷二《树峰久病，诗以讯之》云：

长安素交谁琢磨，独有髯仙喜清课。酒熟常逢短简招，诗成屡值高轩过。佳言如锯木屑霏，摆落悠悠等涕唾。大隐金门近十年，索米依然穷措大。有时搔首问青天，长啸清风通帝座。重阳佳节共登高，遍插茱萸少几个。伯仁安仁畏简书，四牡骎骎驱鞍馱。却讶髯仙何不来，岂往蓝田送临贺？诘朝问讯始致辞，药烟影里正高卧。已知瘦为作诗苦，况复穷愁迫寒饿！同寮颇谕仓扁术，一七神楼起劳瘁。只今新炊进黄粱，脰腩肥甘箸可佐。形容尚臞腰脚软，倦向绳床眠且坐。劝君勿遽出门行，凜冽寒风尘易浼。宦途聊复得萧闲，世路何须悲软轳。南窗日暖对黄花，一尊自酌谁能那？我有新诗空独吟，连篇束置无人和。

刻入《沧湄诗钞》时，诗题被改作《孙树峰久病，诗以慰之》。其诗云：

长安素交谁琢磨，独有髯仙喜清课。（原注：孙自号髯仙。）不辭酒熟屢見招，每為詩成枉相通。佳言如鋸木屑霏，擺落悠悠等涕唾。金門大隱將十年，索米不殊窮措大。常欲搔首問青天，呼吸可知通帝座。重陽佳節同登高，遍插茱萸少幾個。伯仁安仁畏簡書，四牡騤騤策鞍馱。（原注：斫岩、惕岩俱典試未歸。）却怪髯仙何來不，詎往藍田送臨賀？詰朝問訊始致辭，藥煙影里正高卧。已知瘦為作詩苦，况復窮愁迫寒饿！同寮頗諳倉扁術，一七神樓起勞瘁。只今加餐更進膳，脰腩肥甘箸堪佐。所患腰脚軟無力，倦向繩床但眠坐。勸君杜門且勿出，應禁寒風避塵污。宦途聊復耐閑冷，

世路何须叹轲。南窗日暖开黄华，对华小饮闷怀破。我有诗句常独吟，
写寄剡藤可能和？

此诗凡十七韵，未经改动者，仅四韵而已；经作者修改者，多达二十四处，包括增加两项注释，以说明和补充相关信息。其中，改“近”为“将”，改“依然”为“不殊”，改“共”为“同”，改“驱”为“策”，改“讶”为“怪”之类，都富有新意。故此诗一经作者点窜，虽令人发觉“面目已非”，但更有意蕴。在全部诗稿中，这恐怕是被修改得“最严重”的一首诗，而之所以如此修改，主要是为了突出新诗题的“慰”字。

全诗最后十句，修改幅度更大，也最见作者之功力。原诗“形容尚臞腰脚软，倦向绳床眠且坐”两句，主要描述了同年好友孙岳颁的病状；作者改为“所患腰脚软无力，倦向绳床但眠坐”，不仅叙述了其病状，还交代了病因，表述更为准确。将“劝君勿遽出门行，凜冽寒风尘易洒”改为“劝君杜门且勿出，应禁寒风避尘污”，同样都是表达劝慰，但后者体现出作者更多的提醒、关怀和温情。原诗“宦途聊复得萧闲，世路何须悲软轲”，本来是抒发入仕近十年来宦途坎坷，“穷愁”“寒饿”交加的悲叹；而改句“宦途聊复耐闲冷，世路何须叹轲”，则说虽仕途如此坎坷，但作者仍能“耐闲冷”。“南窗日暖对黄花，一尊自酌谁能耶”两句，叙写了作者独赏黄花、自斟自酌而孤寂落寞的心情；后修改为“南窗日暖开黄华，对华小饮闷怀破”，则以黄花因日暖而频频开放，作者赏花自酌，颇得其乐，逐渐排遣了内心的苦闷，心情好转，更为传神。原诗最后两句“我有新诗空独吟，连篇束置无人和”，虽或写实，略有孤傲不羁之嫌；修改后的“我有诗句常独吟，写寄剡藤可能和”，既写出作者赋诗独吟之一般情状，又在试问寄诗好友是否可以唱和。这实际上是劝慰友人保重身体的一种方式。因此，经过作者点窜的诗文，尤其是后四句的修改，紧紧扣住“慰”字，更胜于原诗。

尤珍早年深受家学影响，孜孜不倦，刻苦钻研，故尤湛于诗学。沈德潜作为尤珍“文章知己，匪同泛交”，早年曾“授经于其家”，“与先生共晨夕六载，见闻甚详”。两人经常研磨诗文，“先生每诗成，必示潜，偶有商榷（榷），应时改定。中夜不少休，一字未安，不能安寝也”^①。沈氏在《国朝诗别裁集》中亦称：“沧湄先生心平气和，每作一诗，字字求安，有讥弹之者，应时改定，近人中无此谦抑矣。”^②据此，尤珍在选刻诗文时所作的精心修改，便是不难理解的了。

【作者简介】吴航，男，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、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。研究方向：历史文献学、中国史学史。冯玉洁，女，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：历史文献学。

①沈德潜：《归愚文钞》卷一七《官赞尤先生墓志铭》，第1421页。

②沈德潜：《国朝诗别裁集》卷一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252页。